

文学圆桌

关于小说《心籁》的对话

| 萧国兴 陆永基 文 |

萧国兴(以下简称“萧”):永基,看了您在《小说月报》发的中篇小说《心籁》,很感动。在我感觉里,这是迄今为止,特别贴实阿炳的一部文学作品。看得出,您完全深潜进了阿炳内心,将他的人生轨迹,特别是作为真正音乐家的人生轨迹,精雕细镂又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出来。跌宕起伏,哀绝凄美,十分感人也令人信服。这一点,是您在艺术表现阿炳方面十分独特也极有价值的贡献。

陆永基(以下简称“陆”):谢谢萧老师的鼓励,还要谢谢您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宝贵指点。我很早就有个愿望:作为一个非常钦敬也非常怜惜阿炳的无锡人,无论如何要写一篇相关阿炳的作品。然而,艺术表现阿炳的作品已经不少了,许多作品也非常优秀。如何独辟蹊径,该是我需要思考的问题。毕竟,相关阿炳的实证资料就那么多,而能够引发文学畅想的民间传闻往往都是一些相关阿炳的社会性形状和遭际,人们耳熟能详,再怎么表现,似乎终会落入窠臼。

萧:这一点,您在构思前就已经和我谈过的。您的想法是,要表现作为一个真正音乐家的阿炳,也就是要在“音乐”这方面下功夫。

陆:是的。如果说,这部作品还有一点独到之处,那就是,我的着眼点和注力点都是在音乐上。阿炳所有的人生遭际和生存形状都得非常贴实地与此关联、与此互为因果。事实上,我这篇小说也写得并不好。尤其音乐非我专长,真正深潜进去表现,难度是比较大的。我得好好学习,努力琢磨。否则,无法完成这个构想。

萧:就我的阅读感觉,您的这番苦心在作品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甚至惊讶,永基并不是学音乐的,怎么能够在音乐的文学表现上达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地步。其中最让我印象至深的,是作为“小天师”的阿炳与存有恶意的“天潇子”的演奏斗法。不仅将整个过程的紧张气氛写得惊心动魄,而且还将每件器乐的演奏特点写得惟妙惟肖。真是美轮美奂,让人叹为观止。此外,在整部作品中,音乐始终在起着链接乃至推进的灵魂作用,在具体描写上也总是不遗余力。我还注意到,在初稿里,有一段写黎松寿、储师竹、杨荫浏怎么寻找阿炳并给他录音的过程——这好像是阿炳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定稿中,怎么把这删掉了呢?

陆:这一段的删除,我是细想过的。毕竟,在阿炳的人生遭际中,在人们的感觉里,这一段可谓阿炳的幸运或曰高光时刻,不把这段写出来,太可惜了。但是,在我的认识里,这一段并非是阿炳人生经历和人生价值的必然。它很偶然:如果黎松寿没有在储师竹跟前拉阿炳曲子的无心之举,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更何况,当时阿炳的贫病交加、奄奄一息已经人所共知,他最需要的不是什么“高光”,而是能够果腹和治病。结果,有了这个“高光”,阿炳三个月后便撒手人寰了。其间,切实目睹阿炳情状也深知阿炳非凡音乐价值的所有人,都没有给予他哪怕最起码的一点物质性的帮助。说实话,最初写这段的时候,我是带着很大的抱怨甚至愤懑情绪的,暗含贬斥的地方也不少,却又觉得似乎苛人过甚,没能顾及别方的实际难处。于是,又改得有点不痛不痒的,总是不太满意。最主要的考虑是,这部作品的体裁是“小说”,虽然免不了一些“纪实”的痕迹,但

尽可能地减弱这些痕迹,该是我要努力的。既然写得不痛不痒不满意,这个情节又只是现实资料的复制,没有小说体裁特有的意味,更重要的是,阿炳的人生遭际太悲惨了,而他的人生价值又太伟大了,没有必要在文学表现时,让这个偶然性的所谓幸运和高光来涂添亮彩。再三权衡后,还是跟主编商量,在最后定稿时删掉了。付印之前,我还很执拗地要求将文末“天地肃穆,万物静谧”八个字也删了——那是写阿炳《二泉映月》录音磁带的放响。就留一句:“是年,无锡未至小雪便纷纷扬扬地地下起了雪花……”我觉得,写阿炳,使用任何重词,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人生的凄惨和人生的伟大,是任何言辞都难以表述的。

萧:了解这些,对理解这部作品是很重要的,同时也能看出您在文学审美和造诣上的非同寻常。确实,有些过于重量的用词并不一定有什么好的效果,关键还在于文字能否触及读者的内心。通篇看罢,内心久久难以平静,最深刻的感触是:得有多么精细透彻的思考和细腻充沛的情感,才能在这六万字的篇幅里,将阿炳的人生轨迹和他成为伟大又独特的音乐家表现得那么合情合理又催人泪下。永基真是最懂阿炳的人了。我想问问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陆:要真正懂得阿炳是一个极高的目标,甚至是遥不可及的。我能够做到的,只是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近这个目标。之前,我已经积累了几乎所有能够寻找到的阿炳资料,有几篇相关无锡的文章,我也都写到过阿炳。真动笔写《心籁》的时候,我几次去了阿炳的故居,就在那间陋屋里静静伫立默视。这很重要。看着那破败的四壁和锅碗瓢盆床榻凳椅,心情和思绪并不完全只是悲悯,更多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奋——让我带点惊悚地感悟到,卑微和伟大竟然可以如此深切契合,融如静水。更至要的是,阿炳自己似乎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伟大,他只是求生,只是用他唯一堪以展示的技能去努力谋取活着的可能。然而,真正纯粹的伟大也就此产生了。正如享誉世界的巅峰之作《二泉映月》,在阿炳看来只是他“瞎拉啦”的。

萧:对阿炳“瞎拉啦”的说法,我也是特别感慨。这不仅仅是自谦,更多的是对自身音乐造诣云淡风轻式的看待,也能看出他处身的艰辛和落寞。在一般老无锡人的记忆里,阿炳就只是一个街头艺人,大家对他操乐的兴趣,更多的是一些诸如反弹琵琶、用二胡拉出人说话声音之类的。对于《二泉映月》这样的高乐,在许多专业音乐家充分诠释之前,并没有人所津津乐道。

陆:这是说在点子上了,阿炳奇特的伟大就在于此,当年无锡这样一个艺术氛围并不良好的地方,能出现阿炳这样的人物,原因也在于此。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无锡这样的地方绝不可能提供安乐舒适的艺术环境,真要有所作为,唯有加倍的坚忍不拔,还要忍受孤寂、落寞乃至超乎寻常的凄苦。这固然增添了困厄,却也幸免了艺文繁华之地常有的趋同和媚俗之弊。”《二泉映月》如此绝顶独特的音乐“心籁”,是不太可能在别的地方产生的,只有在无锡,只有阿炳这样的人才能造就。因为唯有无意“伟大”的人才能真正造就纯粹的“伟大”。

萧:我同意。

片羽

他乡过年思乡味

| 许铁军 文 |

年,是一种味觉的记忆,是亲情的纽带,也是乡愁的象征。

儿时,那充满泥土芬芳的乡村,爷爷在简陋却温馨的泥地灶间,用土灶烹制出的东坡肉和蒸出的鸭卷鲜扣碗,仿佛散发着神奇的魔力,那诱人的香味至今仍在记忆深处萦绕。爷爷熟练地掌控着火候,东坡肉在锅中翻滚,渐渐变得色泽红亮,香味四溢。鸭卷鲜扣碗则在蒸笼中散发着独特的鲜香,令人垂涎欲滴。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过年的地点转移到城郊的荣巷。父亲酿制的酒酿香气扑鼻,蒸制的糟扣肉肥而不腻,脚踏的水腌菜酸辣可口,这些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味觉神经里,成为最原始、最珍贵的记忆。

成长的岁月里,大姑接过了家族年味传承的接力棒。每年如期而至的红烧东坡肉、鸭卷鲜,还有那香甜的年糕、爽口的水腌菜与风味独特的腊肉,极大地满足了我对家乡味道的渴望,成为舌根上最顽固的乡愁记忆。

当身处大洋彼岸的异乡,年的临近让那股乡愁愈发浓烈。

为了寄托那深深的乡愁,提前腌制腊肉成为了一种情感的宣泄。北美的寒冷气候为腌制腊肉提供了条件,当把风吹得有些干的腊肉取下准备清蒸时,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仿佛将一家人紧紧拥入了年的怀抱。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尽管努力营造着家乡的氛围,却深知再也回不到那个熟悉的厨房,找不到爷爷奶奶的身影,尝不到他们亲手做的饭菜。但那股对故乡的眷恋,始终在心底涌动,不曾停歇。

在女儿女婿家的厨房电磁炉左上方,静静地摆放着父亲生前为女儿每次探亲回国开的手写菜单。那张泛黄的纸张,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女儿从小喜欢吃的许氏家常菜。这些普普通通的菜肴,承载的却是家的味道、爷爷奶奶的味道。

对于女儿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菜单,更像是一把打开情感宝库的珍贵钥匙。父亲的一笔一画间,蕴含的不仅仅是菜品的名称,更是那深沉而细腻的父爱。

“有爷爷手写菜单的陪伴,我能在意念中嗅到爷爷烹饪家常菜的味道,这是游学在外有爷爷在最亲情的味道。”女儿的这句简单话语,如同轻柔的微风,吹过心间,泛起无尽的思念涟漪。

这份菜单,随着时间的流逝,字迹或许已微微褪色,但其中蕴含的亲情却如醇厚的美酒,愈发香浓。每一道菜名背后,都是一段温暖的故事,是父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是袅袅炊烟中家的温馨气息。

如今,女儿只能凭借这微薄而泛黄的纸片去回味、去追寻,那是儿时过年阖家团圆的欢乐,是长大后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在心底瞬间被唤起的故乡眷恋。

故乡的味道,如同心灵深处最柔软的琴弦,轻轻拨动,便能奏出最动人的乐章。它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成为了无法磨灭的烙印。

哪怕只是在异乡街头闻到一丝相似的菜肴香气,或是邂逅一碗类似家乡的葱油拌面,思绪都会不由自主地飘飞万里,回到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家。这份味道,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妙感知,更是灵魂深处的温暖慰藉。

在健康饮食理念日益盛行的当下,曾经备受喜爱的红烧东坡肉,那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醇厚滋味,似乎渐渐成为了遥远的回忆,只能在记忆的深处徘徊。然而,即便面对低糖低脂的饮食要求,对传统年菜的眷恋也从未在心中消散。

身处大洋彼岸,依然腌制几块偏瘦的猪肉,准备在腊月摊几卷鸭卷鲜,精心制作两碗扣碗。这看似简单的举动,实则蕴含着无尽的深情。每一个动作,每一种食材的处理,都倾注着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对家族传承的敬意。在异国他乡的春节里,这样的仪式感成为了心灵的避风港。让漂泊的灵魂在熟悉的年俗氛围中寻得片刻安宁与慰藉。

这不仅是对美食的坚守,更是对故乡、对亲人的深深牵挂,是在大洋彼岸搭建起的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故乡与他乡的情感桥梁。



杜鹃园

国画 尤剑青